

如何以「我嫁给了自己的心上人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我嫁给了自己的心上人，洞房花烛夜有多长，我就骂了他多久。

他却只会红着眼叫我姐姐，求我垂怜他，却丝毫不垂怜我的腰。

【已完结~HE】甜虐文！糖中带着玻璃渣，专骗眼泪一百年！毕竟哭过之后吃糖更甜~质量保证，狗血是不可能的！

一、

我是姜国公主颐宁，国破那日，我站在城楼自刎，不跳下去自然是怕死相难看，毁我一世英明。

只是我不曾想到，我变成了一只鬼，还被困于姜国皇宫不能踏出半步。

斗转星移，我也不晓得在那里待了多少年，见了多少朝代更替。

终于，我等到了宋珏，唯一一个看得见我的少年郎，宋朝不受宠的七皇子。

那次，宋珏烧得神志不清。我已看惯生死，本不想管他，谁晓得这小孩竟然直勾勾地盯着我，「姐姐是要带我走的吗？」

他看得到我？我已经孤独寂寞几千年了！我太激动了，一把扑过去，「小孩，你看得见我？」

宋珏红着脸点点头，微微避开一些。

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，更令我惊喜的是，我能碰到他！几千年了，我再一次感受到人的体温，简直爱不释手。

「姐姐。」宋珏哑着声，颇为委屈地叫唤了一声。

我看他年纪轻轻就颇具风华的姿容，心里甚是满意，并没有在意他的抗拒，像得到了一个爱不释手的玩具。

宋珏脸越来越红，直到失去神志，我才惊恐回神，这小孩还病着呢，大意了！

我好歹是一只活了几千年的艳鬼，修为还是不错的。

我摸到太医院，自己选了几味药在那儿煎了起来，要不是此刻夜深人静，准保把人吓死。

我把药喂给那小孩，看着他又忍不住摸了摸，说是帮他守夜，实则是兴奋得睡不着。

天蒙蒙亮，我有些倦意，小孩倒是醒了，皮子变得跟玉似的白。

我笑着挤上了他的床榻，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小孩你要以身相许知道吗？」

宋珏惊得挪开身子，脸色一红，「姐姐不要这样。」

我哪里肯依，拉过他搂在怀里，「我可是为你守了一夜，生怕你哪儿不舒服，快给我搂着睡觉。」

宋珏不挣扎了，我美滋滋地睡过去。

人，真的好温暖又好软啊。

好些年没睡那么舒服了。作为一只鬼，我感受不到温度，但是碰到宋珏，我就记起被我遗忘了几千年的温度和触感。

我美滋滋地醒来，拉着宋珏修长的手把玩。他脸倒是一派平静温和的样子，除了耳尖有些红。

「既然你叫我一声姐姐，从此以后呢，你就是我的人。」

还不等宋珏拒绝，我就开始诱惑他，「姐姐我很厉害的，你做了我的人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谁欺你辱你，我就取他性命，可好？」

宋珏整个人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我，似乎被我蛊惑了，我笑得更深了一些。

「姐姐想要什么？」

小孩子家家，倒是通透。

我看着他盈盈一笑，「你能给我什么？不就是陪我睡睡觉，说话？」

宋珏与我拉开距离，「不行。」

我从做人到做鬼，就没被人忤逆过。

我脸色一沉，「你敢拒绝？」

宋珏没被我吓到，别过脸去，「君子不无媒苟合。」

我朗笑出声，我非他不可，自然是因为只有他能看到我，只有他能被我摸到，但现在我发现，这小孩本身也实在有趣。

「哈哈，姐姐我比不上你那个小身板，就是单纯的睡觉，你知道的，我是鬼，比较贪恋人的温度。」

其实我只是陈述事实，并没有刻意卖惨。宋珏静静地看着我，有些可怜我的意思，他轻轻地说了句「好」。

我也不管他是不是可怜我了，达到目的便成。

我笑着揉了一把他的头，起身牵住他的手，「走，姐姐带你去吃好吃的。」

二、

宋珏很乖，平素就待在寝宫不出门，看看书。

我呢，除了给他在宫里搜刮各种宝贝和好吃的，以示我对他的宠爱以外，便就只有黏着他、搂着他、摸摸他这些个爱好。

宋珏显然并不习惯，每次耳尖都红红的。

我不在意，我开心就行。

我喂了宋珏一颗葡萄，撑着脸看他，「真是越长越好看呀。」

宋珏翻书的手一顿，没看我，我正好能看见他那红得仿佛会滴血的耳尖，「姐姐若是闲得很，不如拿本书看看。」

我凤眉倒竖，「你在嘲讽我？」

宋珏听出我生气，放下手中的书看我，笑着哄，「不曾，姐姐误会了，我是真怕姐姐无聊。」

我身子朝后一仰，「总归无聊几千年了。」

宋珏眸子凝在我身上，「姐姐没想过离开吗？」

我没告诉他，我离不开。我把玩着腰带，懒洋洋地回他，「刚死的几百年，我日日夜夜都守在皇宫门口，撞得五脏六腑都移了位，也没能出去。」

宋珏第一次主动搂我，我闻见他身上清冽的香，「那姐姐便一直留在我身边吧。」

我环住他的腰，「是你，要一直留在我身边。」

宋珏在我头顶轻轻地笑，「好。」

三、

宋珏是个如玉君子，智多近妖却待人有礼，虽背后无母族，但这些年，也渐得他父皇重用。

但是宋珣那个不长眼的蠢货，偏偏还要惹宋珏。

我在宫中给宋珏搜完宝贝回来，就见宋珏被宋珣带来的人压着，似乎要他跪下，气得我扔了一手的宝贝，施法挥开那群玩意儿，怒气森森地抬手将宋珣一遍一遍往墙上撞。

他们在喊，鬼啊——

虽然青天白日一般无鬼出没，但是我这种境界的鬼，自然不怕太阳。

宋珏走到我面前，拉住我的手，「好了姐姐，放了吧。」

我怒瞪他一眼，还是依言放了，那群玩意儿吓得立马跑了去。

我气得独自转身进屋，宋珏紧紧跟在我身后，一把拉住我，「姐姐别气了。」

我回头凶他，「你为什么那么好欺负？我不在怎么办啊！」

宋珏先一愣，随即笑得温润和煦，「姐姐不是会一直在吗？」

哼，他也就只能靠我。

四、

我自然是不能放心这么柔弱不能自理的宋珏，送了他一把银剑，「以后每天起来，跟姐姐学功夫，听见没？」

宋珏笑着接过剑点了点头。

宋珏平素会锻炼，底子也没差得离谱，我日日天不亮就随他起来练功。

不然怎么说他聪慧呢，能文能武，进步神速。

我看着在树下练剑的宋珏，满意地笑了笑。

宋珏收了剑朝我走来。

他身形修长，面容如玉。我难得地心跳乱了乱。

「姐姐觉得如何？」他站在我近前，笑着问。

「很好，都快出师了。」我微微别开脸夸他，只听到他清润的笑声。

五、

这日，我在皇宫游荡，搜寻宝贝。

一人执黑色绣金纹骨伞款步朝我走来，伞面极大。

走来时，我瞧不见他的脸，但是能看到他一身白衣，玉带束腰，纤细有力，行走间，玉珰相击，别有一番美态。

我忍不住眯起眸子。他，不是人。

这人不紧不慢走到我面前，我才看到他的脸。

祸国殃民，妖艳异常，还有一丝眼熟。

他轻轻地笑，不晓得怎的，我竟听出几许绝望的悲凄。

「殿下将我忘了？」

几千年了，我盯了他许久，才想起他是萧词——我的准驸马，当年灭我姜国的萧朝开国皇帝。

也许当年我对他有滔天恨意，可几千年过去了，那些情绪都散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恨也好，爱也好，我都放下了。

「差不多了，什么事？」我懒洋洋回他。

萧词脸色沉了沉不太开心的样子，「来帮殿下离开皇宫。」

我嗤笑一声，「我都困于此处几千年了，你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此时来假好心？」

萧词伸手想碰我，被我避开，「恶不恶心？有事说事。」

萧词到底是皇位坐久了，如今混得也不错，是以没被人这么对待过。

他周身威压下来，竟然将我压得跪在了地上。他修长的手一把抬起我的下巴，笑得不大开心的样子，「殿下总是这么刺人。」

我受制于人，自然不故意惹怒他，是以只看着他，并不说话。

萧词泄了气似的松开我，「不离开便算了。」

这话没落下他就走了，背影挺拔清瘦，漂亮却寂寥。

我没想到他来去如此匆匆，仿佛闹着玩似的，也更是不晓得他这般作态意欲何为。

不过弄不清的事，我素来不爱花工夫纠结。

但是等第二个人来找我时，我就有些诧异了。

我看着面前的小神仙，掏了掏耳朵，「算命的小神仙，你说什么？」

那小神仙脸一红，「在下司命！」

我敷衍地点了点头，司命正色道，「宋珏是天庭三太子，下来历劫的，这情劫系在姑娘身上，若是姑娘能助三太子渡情劫，姑娘也可功德圆满得道升天了。」

谁能不心动呢？

我答应了。

只是这情劫竟是要将宋珏折磨得肝肠寸断，我有一丝不忍心。

我与宋珏，明明挺好的，但想着以后我就能从鬼成仙，再次感受到温度，被人看见，能同人说话，能享受美食，我怎么能不心动？

我是自私的，我承认。

况且，宋珏也该渡劫回去，何故与我在这下界浪费时间呢？

六、

我没想好该怎么办，浑浑噩噩间，皇帝驾崩，宋珏登基，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，快得我还未曾反应过来。

看着龙袍加身的宋珏，我想着，这小孩或许也没那么简单，想着往后要诓他，我还有些心虚。

国丧过后，选秀在即。

宋珏立在那边批奏折边问我怎么看。

我按下心头不快，「你看着选呗，我哪里知道，挑你自己合眼缘的。」

宋珏面色有些冷，声音也有些冷，「是吗？」

我胡乱点点头。

也不知宋珏对什么样的女子合眼缘，挑的妃子环肥燕瘦，什么样的都有，怪缤纷的。

这夜宋珏翻了刘美人的牌子，我终归没坐得住，荡到刘美人宫里，却见刘美人跪在床上，神色期期艾艾，而宋珏正冷着脸处理政务。

宋珏抬头看见我，眉眼间郁色化开，笑得温柔而多情，「姐姐怎么来了？」

我不答反问，「那你怎么在外间批奏折？」

这人跟踢蹴鞠似的，「姐姐觉得呢？」

我扭头就走，开玩笑，跟我玩？

刚出殿门我就被人拉住，箍在怀里。他尖尖的下巴搁在我的肩颈间，「姐姐气性真大。」

我轻哼一声，抓住他搂着我的手，「那你受不受着？」

宋珏笑了起来，「受着。」

那热气铺洒而来，搞得我面红耳热，心痒难耐。

我这人素来不矫情，听他这么说，自然转过身子，笑着看进他温柔的眼睛里，真漂亮啊，我伸手遮住他的眸子，另一只手轻轻拉住他的衣领，将他拉得弯下腰来，就那么覆上去，他的唇又薄又软，有些凉又有些甜，颜色浅浅的，好看也好亲。

没等我细品，宋珏却扣着我的腰开始攻池略地，也不晓得多久，这人停下来抱起我就走。

我下意识就勾住他的脖子，其实我本想说，我是鬼，能自己飘回去，但此刻气氛暧昧，宋珏眼尾通红显得十分艳丽勾人，我索性就窝在他怀里欣赏美色。

这人低头看我，声音有点哑又有点欲，「姐姐别这么看着我。」

还不待我和他探讨个所以然来，这人就将我扔进床榻之间，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为什么不能那样看他。

我哑着嗓子喊，我以为鬼不会累的，我错了，我在宋珏身上能感受到体温，在他身下自然也能感受到累，「不要了啊！」

我觉得我喊得凶狠，这人却咬了我一口，「姐姐这么叫，不是在勾引我？」

七、

宋珏吃饱喝足，一夜没睡还神清气爽地去上朝了。而我一个修行几千年的大鬼却病恹恹地躺在榻间补眠。

难道这就是神仙？连下界历劫都这般天赋异禀？

等我懒洋洋地醒过来，赤着脚走出去，便见到宋珏坐在外间批奏折，灯影绰绰。

宋珏抬起头笑看我，「姐姐不穿鞋？」

我抬抬脚，无所谓道：「我是鬼，不冷。」

宋珏食指在奏折上点了点，「我是觉得姐姐在勾引我，不是担心姐姐着凉。」

「滚！」我怒呵一声，拔腿就跑，只听见那人在后头笑。

宋珏要去祭天，我不能去，一个人很无聊。

他看着我，摸了摸我的头，有些没大没小，「姐姐要不要再试试。」

我瞥了他一眼，「试什么？」

宋珏只笑着，没说话，我明白了，是要我试着出去。

那几百年的痛苦和绝望，我并不是很想尝试，推开他的手，朝里头缩了缩，「不去！」

宋珏显然是一个会得寸进尺的人，他朝我这靠，蛊惑道：「姐姐既能看见我，说不准能被我带出去呢？」

我来了兴致，又起了希望，「好！」

宋珏遮住我的眼睛，「姐姐。」他这一声，轻叹而无奈，宠溺而心动。

我心提着，被宋珏牵着，出了皇宫，我激动地撒开他朝前跑，迫切地想要感受外头的景象，却又被一股大力吸了回去。

宋珏飞身过来牵住我，我飞射回去的身子才停住，很是郁闷，「还离不了你了？」

宋珏挑眉侧头看我，神色是难得一见的有些阴郁，「难道姐姐想离开我不成？」

我心里一咯噔，毕竟，我可是答应了司命的，见我还不说话，宋珏那漂亮的小脸越来越阴沉，牵着我的手也紧了些，我这才回神，「怎么会！」说完扳过他的脸吧唧一口以示安慰。

陪宋珏祭天，我自然是堂而皇之地站在他身边，反正也没人能看到我。

这人一身暗红色龙袍，显出几分不属于他的妖艳来。

借着阳光，我眯了眯眼，发现了一个让我心惊肉跳的事实，宋珏身上的阳气淡了一些。

祭天结束，宋珏将我搂在怀里，靠得很近，「姐姐可是无聊了？怎么心不在焉的？」

我轻轻推了推他，与他拉开距离，侧身看他，「你同我在一起，身上的阳气淡了。」

在一起这三个字我说得顿了顿，想必宋珏应当听得明白我所谓的「在一起」是什么意思。

他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，声音也有些哑，「姐姐难道不想和我在一起了？」我疑似听出了威胁的意味，不由好笑地挑眉，「你觉得呢？」

宋珏本还勾着的唇角僵住，「不行。」

我觉得他甚可爱，一把勾住他的脖子，「你可是我的人了，生也是，死也是，我自然不会放手。」

况且，我已经知道，该如何带宋珏渡情劫了。

宋珏听了我的话，漂亮的眸子里情绪暗涌，一把掐住我的腰就吻，吻得极为用力且凶狠。

八、

宋珏不仅仅是大宋江山之主，更是天庭三太子。

如今我吸食他的阳气，哪怕并非本意，却也修为大增。

而他，虽然身子骨没问题，可我这么一只大鬼日日夜夜宿在他身侧，同他交颈缠绵，他的帝王之气隐隐约约开始破碎。江山祸事频出，甚至民间也有了他非正统龙子、天庭降怒的谣言。

风雨飘摇。

可宋珏明明是个金枝玉叶的娇贵人儿，是个内有乾坤的朗朗君子。

我心情低落。我明明说好不让别人欺负他的，到头来，却是我在欺负他。

甚至，有不知死活的恶鬼成群结队地向皇宫扑来。

这夜宋珏还在外头批着奏折，我倚在里头看话本子，突然感到森森鬼气卷入殿内。

我扔下书就飘了出去，宋珏看我行色匆匆，眉头轻蹙，「姐姐干什么去？」

如今他本就政务繁多，外头来了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我自然是不想他烦神，是以笑了笑，「弟弟好好干活就行，我去去就来，乖一些。」

宋珏微微勾了勾唇，难得有些依赖的意思，「好。」我估摸着他也是猜到了什么。

总归帮他历劫，我也是要飞升的，哪能只他一人受累。

出了门去，一抬眼就望见外头黑压压一片牛鬼蛇神，总归宋珏的阳气还是太吸引人了。

召出宣金，摸了摸它几千年没见过血的黑金刀面，我冷冷看着面前的恶鬼，「上赶着来送死？」

领头的鬼，我看着也是活了得有千年，想着他也是不太容易，死了委实可惜。

不过他显然感受不到我的慈悲，桀桀地笑出了声，「这位鬼姐姐，纵然你修行多年，可今儿里头的天子，可是引得我们成千上万的同伴都来了呢，姐姐还能杀光不成？」

有何不可呢？

而且我最喜欢的事，叫杀鸡儆猴。

我朝这位大鬼一笑，趁他愣神的一瞬，飞身上前，用宣金直刺他的头颅，以手化爪，森森死气尽数灌入。

他刚刚还白净可爱的模样，瞬间成了一摊骷髅。

我顺手将骷髅扔在脚边，轻轻抬脚，狠狠碾碎，这才将这不知死活的东西真正杀死。

其实左右也没一会子功夫，但是倒足够这群喽啰愣神不已。

我吹了吹宝贝宣金上并不存在的血迹，轻飘飘地看着他们笑，「都杀光呢，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。不如诸位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如何？」

他们一阵叽叽喳喳，竟然还要讨论？

果真不把我颐宁放在眼里了。

要说我虽只是千年大鬼，可这天赋就属实了得。

宣金更是昔年历劫的天庭武神之长明湮所赠。我得武神之长指导良多，平时不显山露水，今天可教这些鬼魅知道我是什么水准。

我抬手以宣金割破空气，撕裂到众鬼身前，应着裂空声响起真正的鬼哭狼嚎，我眯着眼睛望着他们，「滚。」

这会子终于鸟走兽散。

不管是人，还是鬼，终归是贱，不疼到他们身上，就不晓得怕。

我摸了摸宣金，收了起来，推门而入，宋珏还迎着昏昏烛火看奏折。

灯下观美人，前头杀伐的戾气尽数消散。

宋珏瞧我进来，抬头柔柔一笑，「姐姐先进去歇着吧，不早了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也未曾打扰他，就进去团坐在床上。

就算我为他赶走恶鬼，却也是，我给他带来的无尽灾祸。我心里不免总是有些怅然若失。

宋珏处理政务直到深夜，看见我依然坐在榻间，笑着过来将我搂进怀里，「是这些日子冷落姐姐了吗？」

我勾着他脖子难得温柔，「没有，我就是心疼你。」

宋珏轻轻地吻了吻我的眉心，「姐姐一直陪着我，便是对我的心疼。」

宋珏那么好，我还要玩弄他，我真不是人。哦，我的确不是人。

宋珏在我耳边喘着气，那么勾人，我被弄得迷迷糊糊，隐隐约约竟然看到了萧词，忍不住睁大眼睛低叫了一声，「萧词？！」

可我这么一喊，那人又没了踪影。

宋珏整个人僵住，脸色有些白，这场情事草草结束，他缓缓开口，「萧词是谁？」

这回轮到我僵住了，我该如何形容萧词是谁？

我懒洋洋地趴着，随口回了一句，「生前故人。」

宋珏把我搂得很紧，轻轻说了一声「是吗」，似乎不打算计较。

若不是我次日在宫里飘荡，看见宋珏把一大仗史官喊去，我真以为他没在意。

是以我自然乖乖在殿中坐着，等他来问我，哪晓得，这夜他都没曾回来。

天蒙蒙亮，我便睡去，等再见宋珏时，这事似乎就这么过去了。

九、

宋朝将要亡国，任凭宋珏怎么努力，似乎也抵挡不住大厦将倾的颓然之势。可他见我时，还日日挂着浅笑，一派温然的样子。

直到他想牵我手的时候，那修长的手从我的身体穿过，我第一次在宋珏脸上看到了如此鲜明的情绪——那是绝望、害怕，那是天崩地裂。

我心里猛地一抽。

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事情，可他那么难过，我到了嘴边的话就咽了下去。

宋珏抿着唇，有些乞求，「姐姐，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」

他竟怕我离开。可我怎么舍得。

他神色可怜，我却也及时清醒，故作冷漠，漫不经心地挑眉，「当然了，你可是唯一能看到我的人，等你看不到我了，我才会走。」

宋珏声音有些抖，「我对姐姐而言只是如此吗？」

我笑了笑，忍着酸涩，没有说话。

宋珏看着我，也没有再问，那眸子里的光碎成了块，散在昏黄的烛光中。

当叛军火烧禁宫的时候，我静静立在宋珏不远处，此时距离他看不见我已过去月余。

还记得他那日回寝殿没看见我的时候，那惨白的脸色，似乎被人抽走了所有生机。

宋珏静静看着我站的方向，笑得如初见一般温柔。

我心下一惊，以为他看得见我，定睛一瞧，却发现他那漂亮的眸子里满是悲凄，空洞而无望，「颐宁，我是真的恨你。」

明知他看不见我，我却还是没敢转身。

我陪他立在大火中，看他身上亮起历劫成功的淡淡流光。

宋钰飞升，我亦入了天庭。

因着在下界驱鬼有术，又与武神之长明湮有些熟识，我被封了武神。

十、

我自号清词。

原因无他。那日成神，我才晓得，千年来，我被困于皇宫不得踏出半步，皆是因为萧词。

昔年他将我的尸体封于皇宫地下冰室，还叫人做了法。

可惜他当皇帝那些年，我还是个小鬼，整日浑浑噩噩，脑子不清醒，只晓得自己想出去。挣扎百年，有了修为，才晓得自己原来是前朝公主。

我同萧词可真是血海深仇了，不灭他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

只是这人做人时是个人物，做鬼时也很了不起，已经混成十殿鬼王之一了。

我成天闷在自己的神殿里修行，除了明湮叫我去斩妖伐鬼，平日都不太爱出去，一是想报仇，二嘛，我有点怕碰到宋钰，毕竟再多理由，我终归有些对不起他。

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。

天君寿宴避之不得，我躲在一旁祝寿，很是低调。但明湮总是叫我干活，说是怕我闷着，搞得我杀伐太盛，凶名远扬，总是有同僚偷偷打量我。

被看得心烦，我匆匆躲进天后的桃林里喝酒，等到了时辰再回去。

喝酒误事，毕竟我从前是鬼，几千年没喝过酒，酒量属实不行，没喝几杯就晕晕乎乎分不清今夕是何夕了。

也不晓得宋珏是怎么了，跑进桃林里来，撞到我这么个醉鬼，我当时还以为，我与他还在人界，还在宋朝，还在那困我千年的皇宫里头……

我醉得委屈，抱着这人精瘦的腰肢就哼哼唧唧地哭，哭着哭着，手很不安分地解了他的外衫。

一夜荒唐。

等我揉着头醒来，实在是有些懵，姑且把这趟事当成是与他重修旧好，但看宋珏这反应，我才晓得修得委实不太成功，他恨不得把我杀了，好似我辱了他清白一般。

可他清白明明早就给我了。

我嘴上说不跟他计较，可堂堂天庭三太子，纵然我是武神，也未必打得过他，他要取我性命，我自然得跑。

就是这心里挺不是滋味。

我记得他说他恨我。

十一、

十殿鬼王排行老二的上弦要成婚了，喜帖发到了天庭来。

天庭与冥界素来井水不犯河水，没什么交集，这喜帖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。

宋珏领了这个差事，天君点文神、武神各一随行。

不过天君倒没指名道姓，讲究自愿，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思，我去了。只是和我出于一样心思的还有一人，随行的文神沐阳神君——宣毓。

我站在南天门等着宋珏，却见他与宣毓一道款步而来，二人皆是一身白衣，眉眼温柔，看着倒是郎才女貌，我心里忍不住酸了酸。

要说这宣毓，我还是略有耳闻。她爱慕宋珏不晓得多少年，宋珏没历劫之前，见着她是能避则避。历劫时，宣毓听司命说宋珏历的乃是情劫，哭着要下凡去，被司命哭着拦住。历劫之后，就我现在来看，宋珏对宣毓，倒也没有那么无情了。

许是经我一事，看明白谁才是可爱之人吧。

我忍不住摸了摸衣带，宋珏已经走到我面前，那脸色冷得似要把周遭水汽冻结成冰，开口也颇具嘲讽，「神君不惜与我同

行，也要见见旧情人？」

我与宋珏的人间二三事在天庭也不算是个秘密，谁都晓得宋珏与我不对付，但我的旧情人不是他吗？

是以我一愣，没回过神来。

宋珏显然只是为了刺我一刺，并不想得到答案，已然偏开脸去。

我后知后觉晓得他说的原是萧词，不过却也无从解释了。

这一行真是难受，我许是脑子被饕餮吃了才会来。

宋珏不想理我，宣毓也看我不顺眼。

宣毓总是跟个花蝴蝶似的围着宋珏，我看宋珏明明不想理她，却还是碍于姑娘家面子意思意思。

我轻叹一口气，也不晓得，我同宋珏之间，还能如何。

冥界入口有人迎接，老远我就看出是萧词，原因无他，那把黑金骨伞而已。

我眯了眯眼睛，有些不解，我做鬼时都不惧阳光，这萧词去人间时打伞也就罢了，许是不喜阳光，但在冥界怎么还打着，这是什么毛病？

萧词朝我们三人微微施礼，看着人模狗样的，而宋珏对他的不喜却已经是完全写在脸上。

萧词也不在意，看着我笑，有些说不出的温柔，「没想到殿下竟然会来。」

我划了划眉心，眯着眼笑得有些阴森，「得看看萧郎过得好不好。」

萧词仿佛感受不到了我的不善，收了刚刚那副温和的情态，笑得如惯常一般漫不经心，「殿下不在身边千年，我又怎么会好呢？」

还没等我刺他，宋珏就面无表情地出声打断，「叙旧还是再续前缘，二位可夜中私下里谈，烦请四殿鬼王带我们入冥界才是。」

声声刺耳，我从来不晓得，宋珏可以让我这般难受。我的手忍不住想抬起捂住胸口缓解酸涩，却堪堪忍着，在袖中握成拳。

萧词却是笑意深深地向宋珏致歉，领着我们进去。

我被安置在了冥界的客居殿，萧词有政务要忙没有多留，宋珏自己进了内殿。宣毓不知好歹拦住了我的步子，「清词神君，原是同四殿鬼王有旧情？」

我冷冷瞥了她一眼，「与你何干？」

宣毓不在意地笑了笑，「希望神君离殿下远些，殿下自诞生起，还没吃过这样的苦头，殿下历劫回来时，去了忘川，强取忘川水，致使忘川伏尸百万，天君震怒，施八千天雷以作惩戒。」

宣毓微微施礼，笑着离开。她说得轻飘飘，而我却如遭雷击。

原来宋珏真的，不爱我了。

他纵然记得我与他昔日种种，却也对我早已忘情，除了厌，再无其他。

我忍不住以手覆面，原来泪这么咸啊。

我蹲下身子抱着腿，还是觉得冷，冥界真的好冷，我想回去。

「你在干什么？」宋珏清清冷冷的声音从后头响起。

我忍不住偏过头看他，我晓得自己刚刚哭过很难看，可我还是想问问他，「宋珏，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？」

我紧紧地盯着他，生怕错过他任何一点表情。他只是看着我，久久才回，声音好听却无情，「我与神君有什么吗？」

我站起身子，忍不住摇晃了一瞬，从他面前走过。

经他身边时，我忍不住顿了顿，拉住他的袖子，「是不是没有机会了？」

宋珏低头看着我拉他的手，未曾说话，就是这么看着。

看得我心渐渐冷去，缓缓松开，慢慢向前，「对不起。」

十二、

上弦大婚，冥界虽然阴沉，却也难得热闹。

我同宋珏如今比来时还尴尬，只能彼此隔着一小段距离去参礼。

新娘已经被接过来，据说是上弦在人间碰上的，人鬼相恋，一番爱恨嗔痴，姑娘死了倒和他圆满了，真是阴差阳错。

我倚在一旁看二人拜堂，心里生出几许羡慕。

萧词在殿内倒是未曾撑伞，没了伞面阴影覆盖，看上去更为苍白美艳。

这人不晓得什么时候靠在我身侧，声音很轻，似感叹、似遗憾、似不甘、更似难过，「说起来，我与殿下之间还欠一场大婚。」

我心下冷笑，偏头凉凉看他一眼，「几千年的烂账，我不想跟你算，你还得寸进尺？」

萧词轻轻地笑，低低说了句什么，散在满室热闹里，「我巴不得殿下同我算。」

我耳聪目明，挑了挑眉头，「你别急啊，困我千年这事，我自然铭刻心头，莫不敢忘。」

谁晓得听我说这话，萧词却不如刚刚轻慢，脸色更加白了些，抿着唇不搭话了。

我懒得理他，偏过头去，恰好与宋珏视线相撞。不知他看了多久，只晓得那漆黑的眸子里满是深色，似乎要将我吸进去。

我心尖一颤，张了张嘴，想解释，却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上弦的婚宴持续了七天，我与宋珏、宣毓准备离开时，被一殿鬼王思行带人扣住。

我心中其实也不大意外，冥界的鬼王各个桀骜，冥界平白被天庭压着，当作天庭的下属机关，他们素来都与天庭没什么好脸色。

上弦成婚，怎么也没道理那么郑重其事地请咱们天庭的人来贺。

原来是指望把我们三个倒霉蛋扣下来，向天庭宣战，争取完全分裂啊。

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我和宋珏势单力薄，也只能任人宰割。

宣毓没有武力，我与宋珏又不好将她丢下，而思行带来的也不是什么虾兵蟹将，倒是三殿鬼王和五殿鬼王。

我看了宋珏一眼，只见这人手腕一转，似捏了个诀，还不待我看清弄明白，他就冷着脸看着思行，「走吧。」

思行笑着说殿下识时务，将我们三人压入冥界第十重地狱。这里极为空旷，昏暗有光，只压了我们三人。

宣毓是个文神，还是个胆子小、身子弱的文神，此番已经昏了过去。

如今只有我与宋珏二人面面相觑，「你刚刚捏的……？」还不待我把话说完，便听到了一阵沉稳而熟悉的脚步声，是萧词走了进来。

萧词皱着眉，似乎有些不快，目光在我和宋珏之间停了停，「殿下，我来接你出去。」

我觉着此情此景我应该陪着宋珏同生共死，但我素来没这觉悟，况且得了自由才好办事。

纵然我私以为我与萧词应该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不过碍于萧词这人爱玩面子上那套，我到未曾与他撕破脸皮。

我点了点头，暂时从了。

萧词在前头领路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宋珏，双唇微微动了动，说了一句「等我」，也不知他看没看见。

十三、

我被萧词带去了他的四殿鬼王宫。

这儿的布置让我隐隐有些熟悉，但是活了几千年，我脑子里真不大记事了，也只是略感疑惑地挑了挑眉。

我懒得与萧词虚与委蛇，一个直球扔过去，「你们冥界，这是要挑事不成？」

萧词轻轻拨弄了一下养在殿中的昙花，「殿下聪慧。」

「那你把我放出来干什么？」

「既舍不得殿下在十重地狱受苦，又不想殿下和三太子在一起。」萧词没看我，说得轻轻的，像在自言自语。

我跟宋珏之间……呵，但是萧词可别说这种话恶心我了，「我与他不是还要多谢你成全吗？」

萧词本就有些病态的白，但如今肉眼可见的脸色更为惨白。

萧词这人脾性差，我是晓得的，但我这般刺他，他竟然只是匆匆就走，留下一句轻飘飘的「殿下随意挑个宫殿歇下吧。」

我总归是懒得想萧词的，慢悠悠走进去选了座宫殿就寝。

也不知萧词是真傻，还是装傻。他应该知道，我要有那实力，迟早灭了他。他竟然还来招我，只能骂他一句「傻 x」。

萧词日日来我眼前讨嫌，比如这一刻，他将那个晶玉的玉兰簪子递到我面前，笑得难得温柔，「殿下，试试吗。」

我推开他的手，瞥他，「你雕的？」

他耳尖有些红地「嗯」了一声，我忍不住嘲讽，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们什么关系你知道吗？」

萧词脸色有些难看，手上簪子差点没抓住。

我又继续刺他，「而且，我喜欢宋珏，很喜欢。多谢你将我困在皇宫千年等到了他，多谢你的成全。」谢他当然不是诚心的，那几千年，没遇到宋珏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我话音刚落，萧词怒意染上眉梢，拿着簪子掐住我的脸，强迫我看他，他声音又哑又碎，「殿下弄清楚，你现在是阶下囚，还惹我生气？」

我一字一句，「我在陈述事实。」

这厮眼尾通红，勾起一抹颇带残忍的笑，低头就吻我，那威压尽数释放出来，叫我反抗不得，挣扎不得。

我咬他的唇舌，咬得鲜血淋漓，他也不放开。

良久，他才轻轻喘着气放开我。

血将他的唇染得嫣红，平添妖异。

萧词有些蛊惑我，「殿下，你从前爱我，往后自然也能。」

我惊讶于他的自信，满腔怒火都变成对他的嘲笑，「萧词，我其实不太记得你了，若不是成神知道是你困我几千年，你对我，只是一个有些熟悉的故人。」

杀人诛心。

萧词眯着眼笑，让我脊背生寒，他强行拖着我来第十重地狱，并差人将我压在一旁。

「殿下让我不高兴了。」萧词蹲在我面前，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。

我下意识地看向那边的宋珏。

面色如常，既冷又无情。

倒是萧词气笑出了声。

冥界的刑罚，自然是花样繁多。萧词把刑罚变着法地往宋钰身上招呼。

我红着眼挣扎，恨不得杀了此刻正在折磨宋珏的萧词，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、怨恨和心疼而变得沙哑至极，「萧词你怎么不去死！我他妈恶心你都恶心吐了！」

宋珏脸色极白，浑身都是伤痕血迹，却哼都没哼一声。

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

萧词的手段根本就不停。

我哑着嗓子开口，「求你了，萧词，不要这样对宋珏，我受不了。」

萧词整个人僵住，而还没反应过来，宋珏却开口了，他声音有些轻，听着温柔，如金玉相击，说的话却让我觉得我分外可笑，「神君何故如此？」

我愣住，看向宋珏毫无感情的脸，那张脸明明那么漂亮，像个精致的瓷娃娃，但怎么就那么冷呢？

萧词却停了对他的折磨，走来将失神的我捞起，「殿下，太子既然对你已经忘情，不如殿下还我一场婚礼，我便将太子放了如何？」

我也不知是不忍宋珏被继续留在这里折辱，还是有那么一丝丝最后的侥幸，我紧紧盯着宋珏，说了声「好」。

宋珏除了微微顿了顿，再无反应。

我努力扯了扯嘴角，萧词将脱力的我半搂半抱地带了出去。

萧词这人有一点好，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。

放了宋珏，就好。

嫁给萧词？

不可能。

千年前，亡我姜国，就算作前尘往事，可千年来，困我于皇宫，我怎么能忘！

大不了，玉石俱焚。

反正也没人在意我是不是活着。

我早该死了。

带着萧词一起，也算了了夙愿。

十四、

萧词近些日子忙得焦头烂额。

估摸着是放走宋珏惹得其他鬼王意见纷纷吧。

我这日正在殿中偷偷布阵，一道天界禁术，能叫萧词与我同归于尽的禁术。

哪晓得萧词突然进来，我心下一慌，站了起来，勉强维持镇定，「你来做什么？」

萧词笑着瞥了我一眼，还有几许风情，「殿下在忙什么？」

我倒了杯水，压下紧张，边喝水边回他，「我能干什么？」

谁晓得萧词就这么走近我，一把扶住，或者说掐住我的腰，「殿下不如忙着绣绣嫁衣。」

我轻轻嗯了一声，这人低头看我，目光中好像有审视，随即一笑，我没懂是什么意思，他便又走了，来去匆匆。

临近成婚的日子，整个冥界气氛很是不对。

原来天庭攻打过来了，这倒也不是秘密，并无人瞒着我，领兵的，还是宋珏。

我晃了晃神，绣花针一不小心刺进了手指里，血珠子冒了出来，也不晓得萧词是何时来的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拉过去，轻轻地吮了吮。

我皱着眉抽回，这人也是脸色一僵，眯着眼睛不大高兴的样子，「殿下在想什么？」

我继续低头绣嫁衣没理他，他却有些说不出的讽刺，「便是天庭打到四殿鬼王宫，殿下都是要嫁我的。」

我与萧词的婚礼，同当初上弦成婚比起来，属实寒酸。

倒不是布置寒酸，我光瞧这宫殿，不得不怀疑萧词是不是掏出全部家当来办这场婚礼了。

寒酸的是，门可罗雀。

为什么没人来，我虽有些好奇，我却不想问。

萧词只是牵着我，笑意盈盈，步履轻轻，心情甚好，也似乎不打算管有没有人来。

因着没什么人，礼成之后，萧词便与我一道入了洞房。

他挑开我面前的金色珠帘，将银白色的酒杯递过来，看着我，很是温柔蛊惑，「殿下，饮合欢酒吧。」

我看了一眼酒杯中银绿色的液体，没接，皱了皱眉头，「这是什么？」

萧词将我的手牵起，硬塞进来，「忘川水呀，殿下不认得？」

宋珏饮忘川水之事在三界都不是个秘密，我觉着萧词在讽刺我，伸手欲将酒杯摔去，萧词却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，轻轻将我拦住。

我抬头看他，「不喝。」

萧词终归不是什么好脾性的，笑得已经有些不好看了，「那我喂殿下。」说着他将杯中水饮下，就朝我吻过来，掐着我的下巴，撬开我的牙关。

我拼命推拒，却还是喝下了一些，我急忙趴在床边呕，试图将它吐出来。

什么也没吐出来，我红着眼抬头看着萧词，发现他的神色既不生气也不阴冷，而是落寞，他轻轻说了一声，「不是。」

我愣住了，随即觉得倒也是，刚刚纠缠间，萧词也喝了不少，当不是忘川水，我庆幸地摸了摸胸口，也懒得问那玩意儿是什么。

当萧词慢悠悠地解开自己的腰带时，我脑子里的弦就绷了起来。我紧紧地盯着他，他脱衣很美，我却顾不上欣赏，右手背在后面慢慢结印。

萧词一直笑着，脱到还剩下里头的红色中衣时，便伸手为我将满头的金钗拿去。

当萧词的吻落在我光裸的肩头时，印已结成，我也不必与他装模作样，静静看他，「和我一起死吧，萧词。」

萧词头也不抬，只是又轻轻偏过来吻我的脖颈，声音有些哑，「好。」

他这话音落下，同杀阵的光就慢慢亮起，我感觉到了刺骨的疼痛，忍不住死死掐住萧词的腰，流下了应激的眼泪。

萧词却像感受不到疼，轻轻吻我的泪，还哄我，「殿下别哭。」

我感到生机一点一点流去，忍不住啜嚅了一句「你是不是有病」。

我与他明明恩怨极深，无论生前还是死后。

在我神智快要消失的时候，竟然看到宋珏冷着脸色闯进来，他一身白衣带血，一脸寒霜带痛。

我想和他说话，却开不了口。

宋珏一把将我身上惨白将死的萧词推开，将我搂进怀里，手很抖，声音也很抖，「姐姐你又不要我。」

他眼尾通红，我想伸手摸摸他也没力气。

这人，原来没忘了我啊。

一直在装，一直在怪我，一直故意冷我，真坏。

他还念着我就好。

可我突然又希望，他忘了我。

我轻轻偏头，看见萧词在笑，笑得有些说不出的绝望。

最后失去神智时，我看见他掐碎了手中握着的两枚珠子中的一枚，那是什么？

十五、

我是天庭武神颐宁，神鬼大战那日，我不幸殒命。但我大约是个很了不起的神，又活了过来，活到一位周国公主身上，巧的是，这公主也叫颐宁，只是多了个姓——宋。

而很不巧的是，我摸约在大战中伤了脑子，记忆也混乱不堪，每每我想回忆，就头痛欲裂。

好吧，就算从神变成人，好歹我也偷了几十年生命，我便也就不再想那些前尘往事了。

刚刚睡醒，绣鞋还半踩着，便又听见了大殿的打骂声。我连忙小跑进去，一把抓住贤妃的手腕，「母妃！」

贤妃看见我，那漂亮却狰狞的表情收了收。

我懒得与她说话，将宋珏扶起来带到我寝殿去。

先时也说了，我是天庭武神，活在这位公主身上，那时虽小，不能言，却是听得见，又看得着。

这位公主的母妃——贤妃，身怀六甲的时候，太医就说了，这孩子养不活，偏偏要争宠，生养之日，玩了一手狸猫换太子，这宋珏便是狸猫。

可这贤妃，空有皮囊，便是诞下「皇子」，也未能承宠，尽数怪在宋珏身上，属实可笑。

我嘛，毕竟是个神仙，做神仙的，也要同西天那帮老秃驴一样讲究普度众生的，自然得时时护着这可怜小孩。

我将宋珏扶到榻上，拿了些金疮药来，轻声哄着，「阿珏，将衣服褪下吧。」

宋珏那玉似的脸染上一些红晕，看着有些勾人，真是绝好相貌，许也是什么大家孩子，若没被换进来，当过得舒坦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不由地有些怜惜。

他慢悠悠地解下袍子，利落而有美感，倒不像他表现得那么害羞，甚至有些引人欣赏的意思。

我将药轻轻涂在他那瘦削精致的背上，蝴蝶骨、腰窝、脊背均有青紫，果真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下手真狠。

宋珏溢出了一丝轻哼，带有少年人特有的清冽和勾人，听得我心尖一颤，「弄疼你了？」我手上动作不由得更轻些。

宋珏轻轻回我，「不曾，谢谢姐姐。」

上了药，他便将衣服又重新整好，那狭长清澈的眸子直直地看着我，「姐姐，我能不能留在你殿中。」

我身子一僵，这小孩不会是要和我睡觉吧？这多不合适，我虽不是贪恋美色之人，可明明晓得这么个大美人不是我弟弟，我这，这，未必顶得住。

我勉强笑了笑，「这，不大合适吧？」

宋珏微微敛下眸子，下颌也微微收起，看起来隐忍而破碎，委屈而生动，「姐姐是不是也……」

「行！」我连忙打断他。

算了，省得他住前殿整日被贤妃找麻烦。

我夜里头睡得昏昏沉沉，总觉得闷得慌，这一下子醒来，发现自己整个人被宋珏搂在怀里，我这不听话的手还放在了不可描述的地方，吓得我连忙挪开，偷偷瞥了一眼。

还好，他睡得挺香。

我意图悄悄拿开宋珏放在我腰窝处的手，谁知刚拿起来，就听见他的梦呓，有些哑，有些诱人，「姐姐别不要我。」

这，属实罪过，宋珏在梦里都惦记着我这个姐姐，而我呢，小脸通红，心跳加速，好像在偷情。

我轻轻舒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。

不过宋珏连日来住在我殿中，我便发现一件怪事，他明明冠盖京华，色绝桃李，却好像存在感极低。若不是走到人面前，旁人永远记不得他。

譬如此刻。

我扔了筷子，眯着眼看着端来膳食的宫女，「要本宫说几遍？是都不把本宫的弟弟放在眼里了？」

那宫女抖得跟个筛子似的，我忍不住别开脸让她滚，看着心烦。

宋珏坐在一旁，微微低着头，没什么情绪，看着温顺贤良，惹得心里一软，这么乖的孩子。

将碗推过去，又捡起筷子在一旁净盆里洗了洗，递给他，「吃我的吧。」

宋珏抬头看我，眼睛晶亮晶亮的，「那姐姐呢？」

我垂下了眼帘，微微遮住他投来的诱人的光，「我不饿。」

谁晓得宋珏牵过我的手，轻轻拉了拉，有些撒娇的意思，「姐姐同我一起吃吧。」

我觉得不太合适，微微张了张口，还没等我拒绝，宋珏那委屈的小模样又来了。

「好。」我只得哑着声同意。

还挺会拿捏我的。

果然见他笑得夺走满室天光，晃眼得要命。

只是他总喂我，我真的有些不好意思。

认清没人在意宋珏这个事实，我只得自己开始在小厨房给他做菜。

正半困着炖汤，宋珏从我后头出声，「辛苦姐姐了，我可以帮忙吗？」

这气息入我耳，引得我一阵战栗，我忍不住回头，发现他竟站得快贴着我了，那漂亮极了的小脸就这么放大在我眼前。

我脚下步子一乱，就要向后栽去，宋珏长手一伸，就将我揽入怀中，「姐姐慢些。」

真会倒打一耙。

我推开他转身，没敢直视，「别捣乱就行！」

十六、

皇帝寿宴，我和宋珏安安静静地坐在下首。

也不知皇帝是哪根筋搭错了，竟惹我谈话，「宁儿啊，朕寻思着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可有什么中意的人？」

上了岁数的人大概都爱做媒。

中意的人？

听得这么问，我脑子里一晃而过的竟然是宋珏的身影，只是我好像从没看他穿过那身白袍。

有些羞恼，我真是色上心头了，假弟弟也是弟弟啊！

「多谢父皇关心，儿臣还未尝有心仪之人。」我笑着回皇帝。

谁晓得皇帝却来了劲儿，笑着环顾众人，「朕看，这魏国公世子上官宁越倒是很不错啊。」

我下意识看过去，那世子的确面若美玉，此刻还俊脸微红，不大谦虚地说「不敢」。视线相撞，我冲他微微一笑，偏头看向皇帝，「儿臣还想再陪父皇些时候呢。」

皇帝开怀大笑，「好好好，往后再说。」

我轻轻拨弄着盘子里的葡萄，这皇帝，根本不在意我，此刻偏偏搭线魏国公，是想嫁女儿稳固皇权吧，把我当个蠢的，呵。

看着这玉盘里映出的美人脸，长得漂亮，也就这么个用处了。

宋珏声音响起，有些凉凉的，「姐姐在想什么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不太想说话。

晚间回去，刚关上门，就被宋珏掐住腰，我惊呵一声。

宋珏薄唇贴我极近，「姐姐是觉着那魏国公世子貌美吗？」

我咽了口口水，推了推，没推动，「你先把放开。」

哪晓得这人掐得更紧，「他有我好看吗？」

我忍不住瞪大眼睛，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我弟弟！」

「我是不是姐姐的弟弟，姐姐知道吗？」宋珏的唇已经贴了上来，只是没更近一步，就等着我说话似的。

感情他都是装的？

我狠狠咬了他一口，谁晓得见我这反应，宋珏倒是轻笑一声，顺势探入。

我被他吻得意乱情迷，况且我好像，本就不太想拒绝。

我半推开他，「混账东西。」和着绵软的声音，倒像在撒娇。

果不其然这人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轻声地笑道「姐姐不喜欢？」

我懒得说。

我坐在榻上抱着腿看着面前眼角眉梢竟是笑意的宋珏，「那你认识你是谁吗？」

宋珏倚在一边，反问我，「姐姐不晓得自己是谁吗？」

我心里一咯噔，我是天庭武神，但我死了呀。

我没说话，宋珏却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轻轻凑近我，蛊惑我，「我有办法带姐姐回去。」

我抬头看他那深深的眸子，「什么办法？」

他薄唇轻启，这两字就被他轻慢地吐出来，「双修。」

可以啊，小孩尺度还挺大。

感觉脸上很烫，我忍不住偏开脸，其实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总觉得被人忽悠了，「早些为什么不告诉我？」

告诉我他也是天上的。

宋珏伸出修长的手扳正我的脸，有些凉凉的，偏要我与他对视，「起先姐姐没长大，不宜双修。」还不待我老脸再红一次，他又略带伤感地道：「也想知道，姐姐能不能全身心地认真地喜欢我一次。」

我竟忍不住想安慰他，「喜欢的。」声音很轻，还是入了他的耳朵。

宋珏弯腰吻我，蜻蜓点水，一触即分，却偏偏挠人心房，「我知道。」

十七、

「为什么不双修啊？」我纳闷地看着躺在我身侧的宋珏，总归在周国没什么归属感，许是神仙当惯了，我还是比较想回去的。

我会承认我觊觎宋珏美色？

「君子不无媒苟合。」宋珏闭上眼睛没看我，睡得很端正。

怎么听着怪耳熟的？你想娶我，大可以直接一点。

「有没有媒这事，是我能控制的吗？」我忍不住讽刺他。

谁晓得这话也不知触碰到宋珏那根筋了，惹得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，那声音还有些抖，「姐姐何时嫁我？」

「太，太快了吧？可以等一等，况且我们现在身份也不便。」我结巴了一下。

宋珏抚着我的头发，「好，等皇帝死了，宫变内乱，我就带姐姐离开。」

他还挺懂行的。

我坐在离宫的马车里才后知后觉，宋珏怎么答应得那么爽快。我忍不住看他，「你是不是早晓得那皇帝命不久矣？」

宋珏修长的眉挑了挑，「怎会？在下界，是不能乱用神力的。」

我信你的邪，看看面相也出来了。

我忍不住撇撇嘴。

宋珏难得声音阴了阴，「姐姐不会后悔了吧？」

我连抱带哄，连亲带宠，「怎么会呢！」

去了江南，宋珏就开始挑日子，他在外头忙着准备婚礼，事事亲力亲为，我在里头绣着嫁衣，只是总有些熟悉的感觉，忍不住轻轻一笑，怎会。

宋珏自是不愿我们的婚礼没人祝福，把这水乡街坊邻居都请来了，很是热闹。

只是洞房花烛夜，倒是寂静温柔。

满室红光，他轻轻挑开我的盖头。

我抬眼望他，一身红，眉眼又带笑，平添几分艳丽。

合欢酒入腹中，红罗裙尽散去。

满室旖旎。

「慢些，慢些！混账东西！」我哑着声哭。

「姐姐别这么叫。」宋珏动作更狠，把我的哭吞了去，害我只能哼哼唧唧。

双修真累。

日上三竿，我才悠悠转醒，宋珏衣衫半敞，支着头朝我笑。

我心里一麻，「起来吧，都午时了。」

我是真害怕。

宋珏轻轻地笑出了声，怪荡漾的。

对镜梳妆，宋珏接过我手中的螺子黛，半笑着为我描眉，极尽温柔。

我心里倒是软得化成一团水。

我被他牵着出门，看见门口有一把极漂亮的黑金骨伞，「这是什么？」

没等来宋珏回话，我偏头看他，他脸色有些不太好看，似乎在忍耐什么，「有人送的贺礼，姐姐收下吧。」

我瞧他不太情愿啊，拉了拉他的手，「你若不喜欢，便丢掉好了。」

宋珏一顿，静静看我，很温柔，「姐姐留着吧。」

好。

我从轮回镜中出来，才晓得自己不是运气好平白捞得几十年性命。

我不是运气好能撞上宋珏，这一都是他的努力。

只是毕竟重活一回，我属实记不太清从前，是以我总归有些失落，摸着面前这把黑金骨伞的伞面，总觉得十分熟悉，经常端详。

但是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——宋珏介意这把伞。

是以今日他处理政务回来又见我摸着伞，脸色终于黑了下来，「他就这么重要吗？姐姐就非要想起他？」

我手一抖，伞落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
我走过去拉他，被他轻轻避开，哽了哽，「我没有想任何人，我只是想知道，我和你的曾经，我不想你一个人背负。」

宋珏低头看我，眸色很深，「是吗？」

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，如果我忘了一个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很重要的人，我一定会日日夜夜记挂于心，但是我没有。

所以，宋珏到底在吃什么飞醋呀？

宋珏见我笑，半气恨地将我搂进怀里，「慢慢想，别摸伞了。」

我轻轻抬头啄了啄宋珏的下巴，看这人眼角眉梢尽是笑意，我突然间觉得，往后余生，皆是如此，过去又有什么重要的呢？

没什么重要的，每天，都是明天，我和宋珏的明天。

【宋珏番外】

宋珏觉得自己快死了。

其实死了也没什么，总归活着也没意思。

他烧得昏昏沉沉，却看见了一个红衣女子，美艳绝伦，那多情的眸子里沉满了死寂，忍不住出声喊她，「姐姐是带我走的吗？」

谁晓得这女子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了耀眼的光，直勾勾地看着他，似乎他就是她的全部，突然觉得，好像活着也有些意思。

她叫颐宁，是只鬼，但是只很漂亮的鬼，甚至有点可爱的小脾气。

如果她别总是摸他就好了。

男女有别，就算是只鬼，她难道不知道吗？

真的是，好吧，终归也只能摸他一人。

颐宁对宋珏真的太好了，什么东西都往他面前捧，每天睁眼唯一一件事，似乎就是讨他开心。

从没人在意过他，他只是一个红颜早逝的美人的孩子罢了。

颐宁，却好像把他当成了全部。

宋珏再一次接过颐宁在皇帝那拿来的荔枝时，心里颤了颤，就一直对他这么好吧，永远陪着他。

宋珏来找宋珏麻烦时，宋珏原想把他打发了的，一个蠢货而已。

可想着颐宁好像要回来了。

他想要颐宁为他出头，他喜欢颐宁为她生气，维护他的样子。

便忍忍吧。

看到颐宁那么生气，还是为了他，免不了起了杂念。

「姐姐，对我再好些吧，只对我好」宋珏这么想着，却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陪着她聊着。

宋珏没想过要登基，但有了颐宁，他就必须要谋划。

有了牵挂，他便不愿受制于人。

他想给颐宁最好的，给颐宁全部。

只是他拿选秀之事试探她，她竟然让他随便选。

宋珏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慢慢啃咬着，不快，甚至很钝，但是慢悠悠地磨人，真得太疼了。

好在他气得去了刘美人处装模作样，颐宁还知道来。

还好她来了。

她若不来呢？

便把她困在身边。

不过如今将她困在床榻里，倒是更有一番滋味。

宋珏才知道颐宁离不开，既心疼颐宁困在这里千年，又有些庆幸。

还好，他能遇见她。

但终归不忍，想试试带她出去看看。

谁知道刚出宫门，这人就立马撒开他的手跑了。

把他当什么了？

就算阳气耗尽，就算是死，也得在一起。

招惹了，哪有跑的道理。

还好，他的姐姐也没想跑。

宋珏细细地吻着颐宁，情动不已之时，她却叫了别人的名字。

心如刀绞，原来是这般。

萧词，是谁？

宋珏找了一溜儿史官查。

前面的几千年乱得很，朝代更迭如家常便饭，但宋珏花了大工夫，还是查出来了。

史书上寥寥几笔，「姜国帝姬颐宁，甚慕吾主。」

后头的他也不想再看，史书公笔都加一个「甚」的感情。

几千年了都忘不掉的人，国仇家恨都被她放在一边的人。

宋珏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嫉妒，却就被嫉妒烧得肝胆俱裂。

一个死人，他怎么争？呵。

所以当宋珏摸不到颐宁，她没心没肺地说出「等你看不到我，我再走」这样的话时，他虽难耐，却也料到。

这人早就把一片真心给了别人，他只不过恰好是那个唯一能给她派遣寂寞的玩意儿，有什么好奢求的？

嘴上说不奢求，心里还是怨，还是妒，为什么不能是他呢？

颐宁还是走了，因为他看不到她了。

为什么？

既然不能一直陪他，一直对他好，为什么要招惹他。

他明明，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要她一个而已，也不可以吗？

叛军火烧皇宫，宋珏也历劫回了天上。

一到天庭，他就明白，那不过是他的一场情劫而已，没什么好在意的。

可坐在殿中批折子会想起她，用膳也会想起她，夜深梦中更是与她抵死缠绵。

找她吧。

认输吧。

她喜欢谁都可以，心里有谁都可以，只要让他留在她身边就好。

宋珏要去找颐宁。

却听说颐宁今日领了封号——清词。

情之所系，唯萧词尔？

嫉妒把他烧得疯癫，他看着镜中眼尾通红的人影，顿了顿，他宋珏从来不是拿得起放不下的人。

去了忘川，强取忘川水，使得忘川边伏尸百万。

至于水？他没喝。

他只是想骗了所有人，顺便或许就能将自己也骗过去，可他终究舍不得真的忘了她。

桃林里她喝得烂醉，他终归没忍住。

没忍住满腔欢喜，没忍住想要占有，没忍住欲望，没忍住妒意。

抵死缠绵，一夜荒唐，桃花为证。

醒来时他拿剑指她，也不知是迁怒自己，还是想骗过谁，她却匆匆逃跑，一个眼神也没留给他。如果不是满身抓痕，他还真以为，这只是自己的美梦一场。

上弦大婚，宋珏领了差事，宣毓跟去，他本就有些不耐，没想到颐宁也来了。

这么想见到自己的心上人？呵。

忍不住刺她，她没反驳，被刺到的又成了他，还鲜血淋漓。

一路上耐着性子搭理着宣毓，何尝不是存了两分试探？他所有的余光都给了她，她什么也没有，没有生气，没有嫉妒，没有醋意。

到头来，郁郁的又是他。

远远就见萧词。

真的很讨厌他。

萧词同颐宁寒暄，态度暧昧不清。

原来还是郎情妾意呢。

呵。

只是不晓得宣毓跟颐宁说了什么，她竟然哭了。

她问他是不是没有机会了。

她不是喜欢萧词吗？

又来骗他。

也不知怎么，他没回她，他就是想看看她这副样子，破碎，让人想蹂躏。

还没看够，她便道了歉走了。

果然是骗他。

他要对不起有什么用？

冥界果然想起么蛾子。

宋珏偷偷捏了个诀，分走三分残魂去天庭上报整兵。

可惜，还没跟颐宁待大会儿，萧词那个烦人的东西就来把她带走了。

她竟然毫不犹豫。

果然，她喜欢的是萧词吧。

毕竟都几千年了。

在十重地狱待了好些日子，宋珏脑子里却一团乱，神色越来越差。

他怕，他怕她爱而不得的人在和别人翻云覆雨，他妒那不人不鬼的萧词可以得到她的全部心神。

可谁晓得颐宁被萧词拖了进来压在一边。

萧词吻她了。

真是，很，好，呢。

原来他嫉妒的人，也在嫉妒他呀。

宋珏看着颐宁跪在那里哭，心里竟然起了几分诡异的快感。

他喜欢她这样，喜欢她心疼他的样子，喜欢她为了他要疯不疯的样子。

可惜，他抽走了自己的三分神魂，既没有表情，也不能神色有异引起怀疑。

萧词那个不知死活的还想娶她。

可惜他什么也不能说，只能冷着神色装正常。

萧词倒是守诺，放了宋珏。

宋珏自然要马不停蹄地赶去送他一份贺礼。

天庭他早已整兵完毕，重新收回神魂，杀往冥界。

也不知沾了多少血，又受了多少伤。

他看到了什么？

他的姐姐要死了？

宋珏一把推开一样快死了的萧词，死死搂着颐宁，又轻轻扶住，「姐姐你又不要我。」

可惜，这人已经不再说话了。

他不会让颐宁死的。

颐宁死了，他该怎么活？

忍着疼，他生剔了一条肋骨来修复她破损的身体，又长跪父神座下，求得轮回镜，散去半身修为送她入镜重塑神魂。

这次他要陪她长大。

他不会来得比萧词晚，晚到他只敢嫉妒，不敢相争。

【萧词番外】

萧词第一次见到颐宁的时候，恰恰是他最恨颐氏皇族的时候。

他的父亲、母亲远赴边疆，颐毅却因着忌惮，偷偷暗下杀手。

父母惨死，他成了孤儿，但是他不信那些所谓的意外。查了一年多，他终于晓得，他该恨的人是那座上天子——颐毅。

萧词入宫参宴，酒过三巡便躲着出去散心，却见无人的池中有
人在挣扎。

他连忙跳下去将人捞起来，等按了水，又渡了气，姑娘咳嗽着
醒来，他才注意到姑娘的相貌。

艳丽多情成这样，连落水后还如斯我见犹怜，整个姜国只颐宁
一人了。这就是颐毅最宠爱的公主，唯一的公主。

萧词有些后悔将人捞起来了，如果颐宁死了，颐毅想来也能懂
些他的痛苦吧。

萧词沉着眸子冷冷瞥了一眼颐宁。她却很不见外地拉住萧词的
手，晃晃悠悠地爬起来，笑得像她身后那弯月亮似的，「萧
词？我见过你，今日可真是多谢了。」

萧词轻轻拉开她，收了神色，微微勾唇，「殿下言重了，应该
的。」

颐宁抖了抖身子，摇了摇头，「不行的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
我只能以身相许了。」她这般说着，还是在笑，显得有些俏
皮，说完后摆摆手就走了，也不管萧词是什么反应了。

萧词倒是第一次被女孩调戏，难得地红了耳尖。

收了这一肚子不自在，嘲讽一笑，以身相许？呵。

但颐宁还真不是说着玩的。

也不晓得她哪儿来的好本事，全姜国都说颐宁公主爱慕萧词。

萧词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别人打趣，被别人艳羡，又被别人调侃。

颐宁从来没找过他，却已经深入了他的全部生活。

月余，颐宁终于再一次出现在萧词身前。

她一袭红衣懒洋洋地立在那儿，有些柔若无骨的意思，「萧词，全姜国都说我喜欢你，你听到了没？」

萧词看着她，明明心中拒绝，却又忍不住地颤，他都不知道怎么了，勉强忍住悸动，「不曾。」

颐宁凤眉倒竖，略一挑眉，「还听不见？那我说，我喜欢你，你听不听得见？」

萧词应该拒绝的，他确实拒绝了，敛下眸子，有些冷，「不曾。」

他以为凭颐宁的骄傲，应该扭头就走的。

但是颐宁的骄傲不是离开，而是留下。

况且，在感情里，这些莫须有的骄傲，颐宁是没有的，没有规定她喜欢别人，别人就一定要接受，她是明白的，「那我只能努力努力，让你听到咯。」

这人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只是从那日开始，颐宁便就出现在他身边，无时无刻。

天热时，她送自己亲手雕的冰玉扇，入手生凉；天冷时，她送自己亲手做的狐绒披风。

那些时不时从宫里来的各种贡品、小玩意儿、小吃时就更不必说，好像颐宁喜欢一个人，就是喜欢把所有她觉得好的东西尽数奉上。

萧词没有拒绝，他拒绝不了。

颐宁不是月亮，是太阳。

靠得太近，会伤；离得太远，会冷。

譬如这日，颐宁带着人直直进了萧词的书房，招招手差人将盘子放下，「我不会做饭，但是李家小姐告诉我说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要先抓住他的胃，这些我做了好些日子了，我又不想给别人吃，我自己看着应该还不错，尝尝吗？」

萧词拿着笔的手顿住，看着面前的人，她漂亮的脸上尽是笑意，但是他却看见了那笑意背后的忐忑，和生怕被拒绝的小心不安。「好。」他竟不忍拒绝。

颐宁支着下巴趴在一边，眼睛晶亮地看着她，等他评价。

萧词忍不住一笑，「很好吃。」

颐宁一下子爬起来，「那便日日做给你吃。」

不像个承诺，又像个承诺。她说完就走，又快又急，像是怕被拒绝，又像是害羞。

萧词看着这人匆匆离去的背影，那勾起的嘴角就没落下过。

颐宁果然日日都来，萧词府上的厨子已经歇了好久，萧词手上的动作也停了好久。

父债子偿。

颐毅欠他的，就由颐宁来还吧。

她只要永远留在他身边就好。

「那你现在听得见我喜欢你吗？」颐宁坐在一旁陪萧词一起用膳。

「听得见。」萧词面前忍住泛上心头的甜和一丝丝羞恼，没看她。

果然听见这人的笑，只是这人属实大胆，一把勾住他的脖子，将那轻柔的吻落在他面颊旁，「我是真开心，我明日就求父皇赐婚，我得早早地做你的萧夫人，省得旁人觊觎你！」

萧词听了这些，忍不住偏头看她，目光柔柔，「好。」

颐宁没想到，萧词那么好，颐毅却不看好。

她跪在明昭殿外，从天明跪到天暮，颐毅终于同意了。

萧词成了颐宁的准驸马。

一切似乎都那么好。

如果顾毅是诚心同意的话。

顾毅本不想赶尽杀绝，毕竟对萧家，他还是有愧的，但是他的宁儿却非要嫁给萧词。

这满城风声他不是没听见，只当顾宁图一乐罢了，没想到，为了个小子，顾宁竟然跪了一天。

仇人之间，怎么能成婚？

免得宁儿来日伤心，便只能今日让她伤心了，至少今日伤心，宁儿还有后路。

顾毅开始下手，捏造萧家谋反的罪行。

萧词还沉浸在和顾宁定亲的喜悦中，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却发现，「萧家反了」。

这顾毅真的是，自作聪明。

可萧词不知道，他被逼着造反的时候，顾宁夹在两边有多无助，有多难过。

顾宁不知道，如果他不反，他只能死。

顾宁不知道，他原本为了她已经放下了血海深仇，只想她陪他一辈子。

所以，当萧词的叛军杀进皇宫的时候，顾宁上了城楼。

在颐宁眼里，或许萧词未曾爱过她吧。

她什么也没有了。

萧词急急地来了颐宁的宫殿，什么也没有。

当属下请他去城楼的时候，他其实如同行尸走肉，他不敢相信，也不愿相信。

可真的抱着颐宁冰冷的身体时，他才知道，这个人不会再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。

怎么可以！

萧词疯了。

他疯到把颐宁藏在皇宫地下的冰室，他疯到日日夜夜除了处理政务就是待在那里，他疯到甚至去亲吻颐宁落满冰霜的眼睫。

他疯到相信鬼神，请回了东瀛巫师。

巫师说，人死得太久了，未必能成功，或许还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。

有什么后果比如今严重？

果然，颐宁有了一丝生机，可也只是一丝，还困在这死透了的身体里，永远醒不来。

哀莫大于心死，萧词其实也没能活多少年，况且当年作法，本就也需要他付出生机。

可萧词没想到，自己变成了鬼。

也许是他生前怨念太多，遗憾太多了吧，所以才不能死干净。

可既然他可以变成鬼，颐宁为什么不可以？

萧词有了希望，所以，当冥界朝他投来橄榄枝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在冥界，萧词遍历古籍，又去各个犄角旮旯拜访那些避世老鬼，终于找到了法子。

鬼，有魂有魄，自愿分魄而出，便能助死人成鬼。

但是魂魄分离后，鬼也就死了。

萧词不愿死，他要活着，和他的殿下永远在一起。

萧词杀了上古神兽白泽，取它头骨做伞，再以三千厉鬼的怨念做锦，造了一柄黑色绣金纹的骨伞。

凡入天光之所，皆须执伞，以压生魂，苟延残喘。

没人知道萧词成日打伞是为什么，因为没人想到萧词能那么疯。

抽离魂魄，比世上任何一种苦痛还要难捱，况且，魂魄若是散了，就真的没有了。

可是萧词是幸运的，他的殿下回来了。

可是萧词又是不幸的，他的殿下犹如婴孩。

到底不是天生的鬼，诸多残缺。

没关系，忘了也没关系，他会将她好好养大的。

可是，萧词带不走颐宁。

萧词在皇宫查了许久，才发现，罪魁祸首竟然是他。

昔年，东瀛巫师告诫过他，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。他以为，不会有比这更糟的事，原来是有的。

颐宁一丝生机被锁在身体中，如今无论颐宁的尸体去了哪儿，颐宁都离不开当初生机受困的一方三尺天地。

他带不走颐宁，他的殿下被困在这里了。

萧词原想陪着他的殿下的，可毕竟入了冥界，又享了诸多待遇，冥界诸事相招，他不得不回。

可等到萧词再来皇宫时，就看见令他肝胆俱裂的一幕，他的殿下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撞那宫门。

他飞快过去，拦住那人，将她搂入怀里，只听见她小兽一样的低鸣，「我要出去！我要出去！」

萧词的手抖了一抖，颐宁便挣扎而出，又开始强撞宫门。

萧词拦，她咬他。

萧词守，她瞪他。

颐宁支支吾吾说了一句，「我，我，恨你！让我出去！」

萧词明白了，他的殿下早已不记得她了。他对她而言，只是那个困她在皇宫的罪魁祸首，只是那个拦住她不让她努力出去的混蛋。

萧词说不上是难受还是什么，晃晃悠悠地离开了，他根本受不了颐宁那样的眼神，颐宁从来不会这样看他。

千年，千年来，萧词都没再出现在颐宁眼前，特别是他后来发现颐宁有了神志，有了几许记忆，又不甚在意的模样的时候。

他不想面对那个心里没有他的颐宁，恨也好，爱也好，他于颐宁，竟然什么都没留下。

不过他终归放她不下，留了一道他的灵体隐在颐宁身边，只要有危险，他便能感受到。

直到天庭三太子宋珏，下凡历劫，来的还是这处皇宫。萧词顿时有法子了。

杀了宋珏，将宋珏的神魂给颐宁吃掉，颐宁就能挣脱这份枷锁了。

可他撑伞去找她时，她竟真的不记得他了。

勉勉强强想起他了，又一副厌恶、不耐烦的模样。

愤怒、不甘和伤心逼得他威压外泄，压跪了颐宁，他又忍不住凶他，她却不甚在意。

真可悲。

带出去又怎么样？

萧词离开了，逃也似的离开了。

只要不来，他总能骗自己，颐宁心里有他。

等他再听到颐宁的消息时，她已经成了武神，还和宋珏有了情愫。

不甘、愤怒、嫉妒，将他烧得理智全无。

他看着被他精心布置成千年前姜国皇宫模样的四点鬼王宫，竟觉得满目讽刺，忍不住全砸了去。

砸完，又后悔。

为什么，为什么要爱上别人？

颐宁来冥界时，萧词去迎。

总归她与宋珏如今也成了往事。

此番她来冥界，又怎么回得去？

冥界各个野心昭昭，他不一样，他只想要颐宁。

是以他自然费尽心思将她从十重地狱捞出来，养在身边，好像又回到了当初，如果不是他忍不住心中的满腔喜欢，雕了个簪子给她，想讨她开心的话，一切都还能骗住他。

她说她很喜欢宋珏，要谢谢他成全。

谁他妈要成全她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招惹了他又忘掉，为什么给了他的喜欢又给了别人？

他不忍心动她，却忍不住满腔愤怒和嫉妒，带着她去了十重地狱，让她好好看着宋珏是怎么受苦的，让她好好看看宋珏的阶下囚模样。

可是颐宁在他身后发疯的时候，他却觉得，受刑的是他自己。

宋珏忘情，他既心疼她难过，又怨恨嫉妒，宋珏凭什么这么对她的殿下，凭什么可以牵住她的全部心魂！

他以宋珏为条件，轻而易举地让颐宁答应嫁给他，他既开心，又不甘。

他甚至看不起他自己。

何必呢？

可偏偏没办法。

直到，他发现他的殿下在布同杀阵的时候，他才知道，颐宁就算是死，也不愿意嫁给他。

这样啊。

就这样吧。

一起去死好了。

萧词忙着布往生阵的时候，宋珏带着天庭的人打过来了。

萧词没管，其他鬼王都意见纷纷地上了战场。

萧词只想娶颐宁，就算她宁死不愿，他也想让她做一回萧夫人。

况且，同杀阵起，则往生阵便起。

他以几乎所有修为，凝成两粒珠子做阵眼。

颐宁问他是不是有病的时候，他没回她。

他的确有病，才会不阻止她布阵，反而在外头套了一个往生阵，燃烧阵内两人的全部轮回，只为和她有唯一一次来世。

可是宋珏来了。

他看着宋珏抱着她哭，他看着她尽力要抚摸宋珏却无能为力的样子。

他突然不忍心让他的殿下只有来世短短几十载了。

她可以活得很久，活得很幸福。因为他知道，这世上不只他一个人，爱她如生命，宋珏一定会救她。

无边的绝望淹没了他。

如果他放弃，来世，那唯一一世，他未必能找到顾宁。

可他还是放弃了。

他捏碎了顾宁的那颗珠子。

只愿苍天怜他。

可苍天终归没怜他，他兜兜转转，找到顾宁的时候，她与那人正在洞房花烛。

他看着映在窗上的红烛，心里空荡荡的。

原来悲痛到了极致的时候，是什么也没有。

天色欲晓，他丢下了那柄黑金骨伞。

算作贺礼吧！愿他的殿下，此生再无磨难。

【完】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, 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